

文史资料选辑

1979

第六辑

6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史资料选辑

1979年第六辑(总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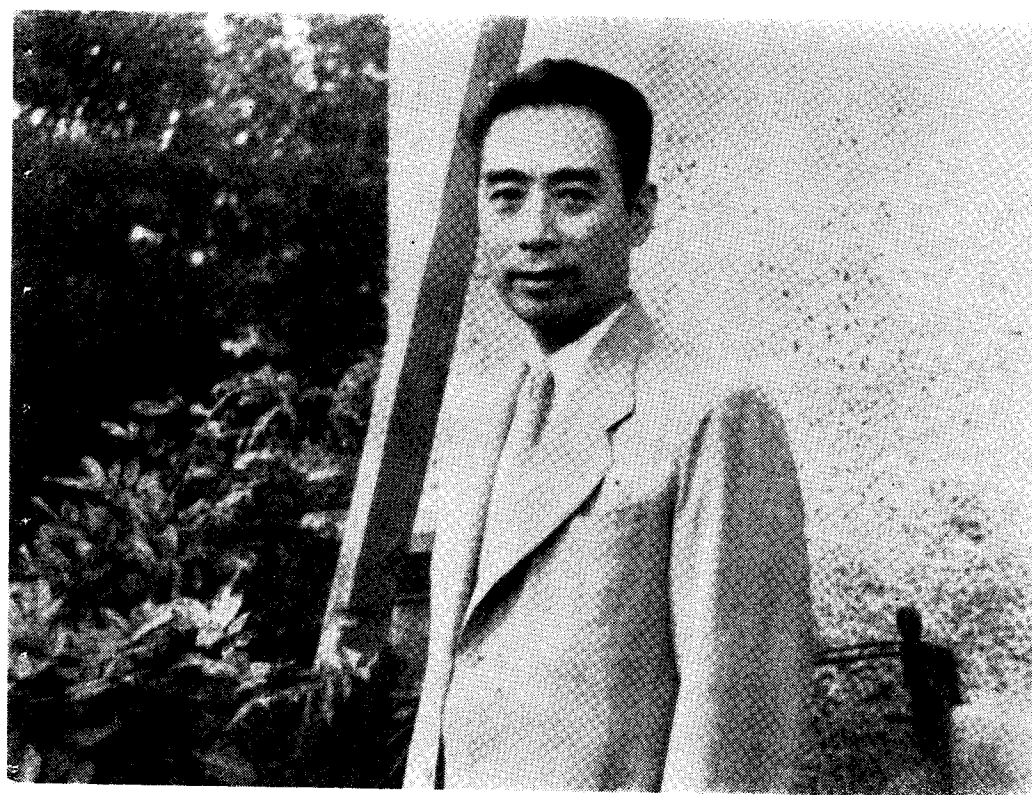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125 插页 4 字数 134,000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500

书号 11074·427 定价 0.67元

内部发行



周恩来同志 1946 年在上海马思南路 107 号



周恩来同志 1946 年 7 月来上海出席联总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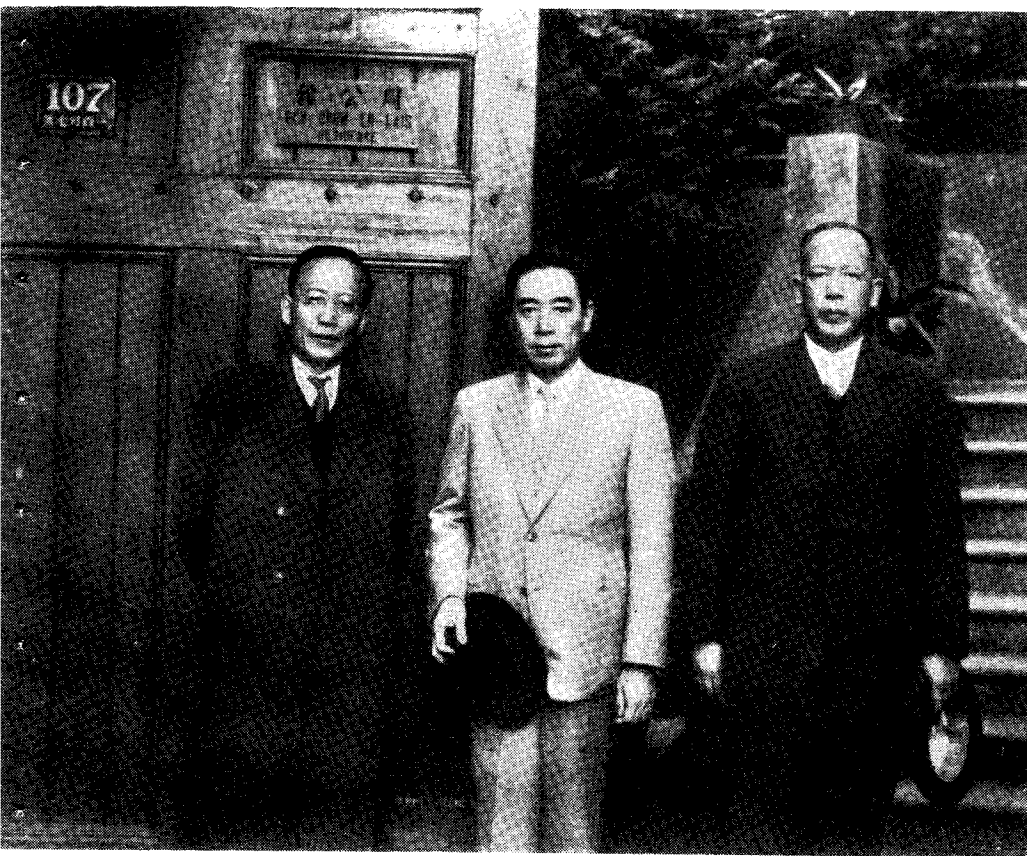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同志，
先生生前极端危急，人心
非常悲愤。但此心此志有
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
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
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
杀人者终必受惩罚。

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亲笔所写李、闻烈士悼词



周恩来同志 1946 年 10 月 19 日出席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



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李维汉同志
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门前合影



当年上海马思南路107号的周公馆

致 读 者

亲爱的读者同志们：

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上海市政协恢复了正常工作，建立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根据全国政协章程的规定，结合本市特点，搜集、整理、编写我国现代史、革命史方面的有关资料，继续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当前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去年曾出版两辑，今年按计划出版六辑（其中第二辑至第四辑为《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深受广大读者的关怀和支持。有的同志来信鼓励我们做好工作，有的同志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提出订正，有的同志还寄来了作品，或者提供采访历史资料的线索。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增添了力量，鼓励并鞭策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我们特在这里向广大读者致以深切的感谢。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实践，我们正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拟订明年度的工作打算，深切体会到要进一步办好刊物，必须紧紧依靠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为此，我们殷切地盼望读者对我们的刊物提出宝贵的意见。请来信坦率告诉我们：（一）在已出版的哪几辑上，您喜欢读哪些文章，不喜欢读哪些文章？（二）您认为在本市范围内还有哪些历史资料应当搜集、整理和编写，您可以提供哪些作品或者哪些线索？（三）您对本刊的封面、图片、编排有什么意见？

(四)您认为本刊存在哪些缺点，应如何改进？以及其他的意见。

谨致敬礼！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四次来上海·····	夏顺奎 (1)
周恩来同志对《文汇报》的关怀·····	徐铸成 (15)
周恩来同志指引《联合晚报》进行战斗·····	陆 诒 (21)
上海公交工人一九四八年的反解雇斗争·····	张浩波 (38)
解放前夕复旦大学的学生运动·····	袁冬林、梅蒸棣 (47)
解放前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片断·····	姚惠泉 (60)
记上海大通别墅聚餐会·····	范尧峰 (65)
三十六年来的上海位育中学·····	李楚材 (69)
我所知道的南洋模范中学·····	赵宪初 (79)
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	周浩泉遗著 (94)
伪中央银行的最后挣扎·····	李立侠 (112)
蒋王朝国库破产真相·····	夏晋熊、余壮东 (121)
回忆旧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	俞履德 (133)
我与旧上海法租界·····	薛耕莘 (149)
上海花边抽绣产品出口史料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170)
《文史资料选辑》1978 年第一辑至 1979 年第六辑总目录	(185)

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四次来上海

夏 顺 奎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雕。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迢？

临岐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这是一九四六年十月，郭沫若同志在上海送别周恩来同志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郭老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形象地概括和歌颂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来，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无畏，坚持斗争的丰功伟绩和高贵品德。今天我们循着这首诗的意境追忆往事，更加激发起对周恩来同志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政府支持下，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一再破坏国共停战协定和旧政协决议，挑起内战，进犯解放区，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白色恐怖，镇压人民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六月，南京制造下关血案；七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刺。就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不畏强暴，不惧艰险，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至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曾四次来到上海，亲自参加各种集会，广泛接触中外人士，用大量事实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狰狞面目。

同时义正词严地宣传党的主张，支持各界人民的正义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周恩来同志这四次上海之行，对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和上海人民的革命运动，都起了极其重大的推进作用。现就我们所了解的材料，对周恩来同志当年四次来上海的情况，撮要记述如下。

(一)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战火迅速蔓延到中原地区。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悍然下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溃决黄河大堤，妄想依靠黄水泛滥阻止日军前进。结果黄河改道，豫、皖、苏大片土地尽成泽国，六百万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后来，黄河故道水涸沙淤，解放区人民在民主政府的保卫和帮助下，逐渐在此建立新居，发展生产。可是，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为了大举进攻解放区，又在黄河水道问题上重耍阴谋，下令限期堵口，企图迫使黄河改归故道，将滔滔洪水引向解放区。对此，解放区广大军民极力反对，曾推派代表在开封、菏泽等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达成协议：先修复河堤，将居民安全转移，然后堵口放水。蒋介石得悉后，眼看阴谋破产，公然推翻协议，密令强行堵口，因此产生所谓“黄河堵口工程问题”。

事关解放区黄河两岸七百万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三时飞抵上海，向联合国和国民党行政院的善后救济总署（当时简称“联总”和“行总”）提出交涉，未获结果，旋即返回南京，料理其他公务。三天后，七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再次飞抵上海。次日上午，参加了善后救

济总署为解决黄河堵口问题而召开的联席会议，严正驳斥了反动派立即堵口的谬论，坚持在堤岸修复、居民迁出以后，始可堵口放水。辩论结果，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总工程师等陪同下前往开封实地视察。

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在住所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一百多人，把一间不大的客厅挤得坐无隙地，许多晚到的记者只得在门窗外、阳台上站着谛听讲话。当时，周恩来同志对记者们详尽评述了日益扩大的内战局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原则立场，介绍了黄河堵口问题的真相；同时，对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杀事件，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次招待会上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同志译成英语，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在中外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七月十九日清晨，周恩来同志偕同负责黄河堵口工程的工程师泰德和联总上海分署助理署长普来飞抵开封。经过两天多的调查研究，于二十一日下午返回上海。第二天上午再次出席联总会议，据理力争，终于挫败了反动派的阴谋，达成协议，确定了先修故道、后堵决口的原则，并对修复故道和迁移居民等费用的处置办法作出规定，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军民的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这时，国民党军队继续在各地挑衅，向解放区进攻，苏北形势紧张。周恩来同志在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参加联总会议之前，挤出早晨时间，举行了外籍记者招待会，着重指出全面停战和召开政协综合小组的必要。对苏北形势，严正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派执行小组调处，欢迎中外记者前往考察；并表示如果此种要求国民党不

予接受，广大解放区军民只能对进攻者实行自卫还击。当时社会上谣传，共产党已在上海郊区组织了一万多农民即将发起暴动，周恩来同志予以严词驳斥，粉碎了国民党的谣言攻势。

这两次周恩来同志来上海，到七月二十五日胜利返回南京，前后共十天，都住在旧法租界马思南路一〇七号（今思南路七十三号）“周公馆”，几次记者招待会也是在此举行的。这里本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驻地，由于国民党限制代表团活动，借口除重庆、南京外，都不是谈判的地点，对代表团上海驻地，不同意有公开的名义，因此对外称为“周公馆”。为了便于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前来探访，还在西大门外的户名牌上，刻有“周恩来将军寓所”的英文标志。这是一座西班牙式的小楼房，三楼一底，坐北朝南，西面临街，有较为宽敞的花园。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大塔松，枝叶茂盛，不怕风霜。周恩来同志每次来上海，都在此下榻。夏秋季节，晚饭以后，常在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研究和布置工作。当时的上海，在国民党统治下，到处特务横行，密探跟踪。在周公馆的周围，国民党设立了四个特务监视哨，并规定每天要有《监视专报》上报国民党当局。只要周公馆的汽车一出动，他们的汽车就尾随紧跟。出入周公馆的人员，他们严加监视，对进出人员的面貌、特征、衣着和时间，无不在《监视专报》上详细记载。而且，还派人盯梢，调查来往人员的身份和行踪。周恩来同志在这种非常险恶、个人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始终泰然处之，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定、沉着地坚持斗争。

南京下关事件后，周恩来同志指示工作人员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捣乱破坏。大家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在二楼临街的窗台上，以盆花作暗号，盆花在，说明安全；盆花不见，就是发生情况；如

果盆花摔在一旁，说明遭到特务袭击，情况紧急，使外来同志一望便知。一到晚上，临街的二楼、三楼玻璃窗，全部关上，并用窗帘遮没，弄得国民党监视哨摸不着头脑，只得在《监视专报》里写上“不知有何作用？”电话的设置也有安排，两具电话机，一具设在二楼楼梯口墙上，至今还留有痕迹，这是公开的；另一具设在底层僻静处，比较隐蔽，便于紧急情况下使用。

（二）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了纵容蒋介石大打内战，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国共停战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似无获得解决可能，调解困难。”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同志决定再来上海开展工作。

九月一日上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来上海，顾不得休息，当天下午，就在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七十余人。周恩来同志首先声明：八月以来，内战愈演愈烈，国民党政府集中兵力，从三方面向张家口进攻，至上月底，局势发展到异常严重的地步，中共方面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列举蒋介石破坏和平谈判的种种事实，严正指出造成全面破裂的责任全在国民党政府。同时，周恩来同志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对华实行两面政策，一面援助国民党打内战，一面又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为和平谈判的调解人；为此，坚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援助蒋介石，撤退驻华美军，并保持公正态度，否则即公开宣布美国调解人的作用已经终止。最后，周恩来同志坚定地表示，中共决不屈服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将依靠四亿五千万人民进行全面抵抗，坚信能从黑暗中奋斗出来，达到中国的真正和平、民主。

九月三日下午，周恩来同志返回南京。行前向美国联合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所以敢于发动残酷的内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如果美国停止此项援助，并将军队撤出中国，则和平立可实现。周恩来同志还谈到，马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的联合声明，虽承认其任务失败，但他们的活动仍在进行，拟将价值八亿五千万美元的美军剩余物资售与中国，并签订条件，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使每个中国人民负担两美元的外债，购买美国军用物资，用来在内战中杀自己人，这太不人道，太不合理，我们坚决反对。

周恩来同志回南京后，进一步揭穿美蒋勾结、以“调解”为掩护准备扩大内战的阴谋，提出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战问题。十五日，又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正式向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主席马歇尔提出备忘录，同时决定离开南京，再来上海。

(三)

九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同志第四次乘飞机来上海，仍住周公馆。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同志初来时卧室安排在一楼会客室的东间，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常有客人来访，周恩来同志住在下面活动不便，也不够安全，要把他的卧室搬至二楼东南比较宽敞的房间里，这是全幢房屋中设备最齐全的一间，高大明亮，有浴室和阳台。但是周恩来同志坚决不同意，把这个房间让给带家属的同志居住，自己却搬到三楼东面的一间卧室居住和工作。名为三楼，实际上是人们所说的假三层，面南无窗，低矮闷热，光线较暗。工作人员都不忍让周恩来同志居住在这样差的卧室里，可是周恩来同志坚持己见，不允更动。